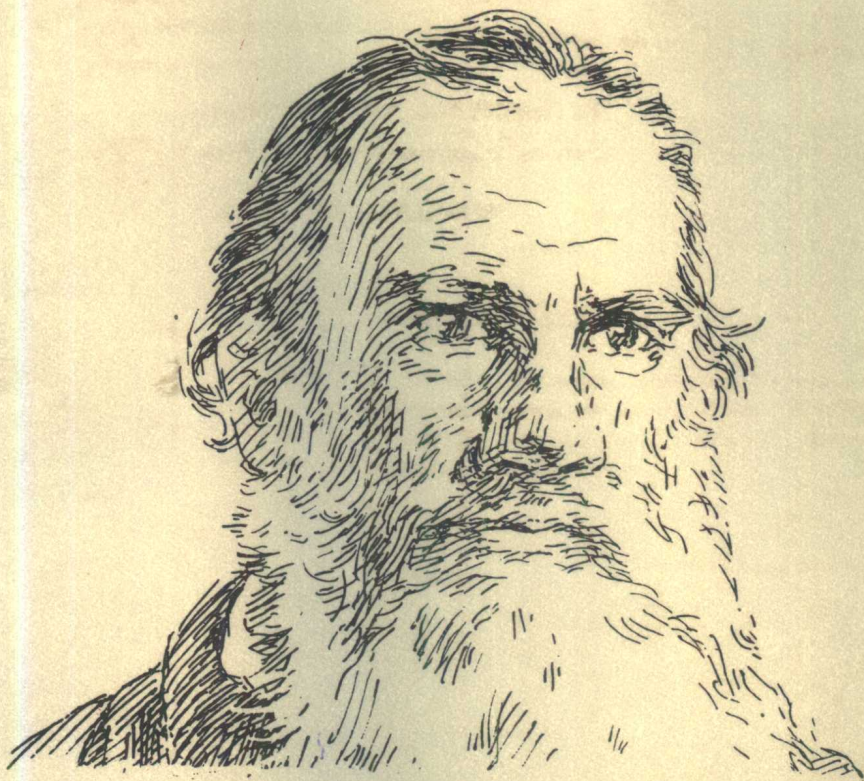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



托尔斯泰传

〔法〕罗曼·罗兰著

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托 尔 斯 泰 传

〔法〕罗曼·罗兰 著

傅 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年·北京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托 尔 斯 泰 传

〔法〕罗曼·罗兰 著

傅 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90-1/K·365

1935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年7月重排新1版	字数 125千
1995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5 3/8
印数 12 000册	

定价：6.20 元

Villeneuve (Vaud) Suisse - villa Olga

30 juin 1934

Cher Monsieur Fou Non-Sin

Mais rien, évidemment, votre bonne lettre
du 3 mars, je vous en remercie

Je suis heureux de savoir que vous
avez recueilli mes trois Vies de Beethoven,
de Michel-Ange et de Tolstoy, et que vous
songez à les publier en chinois.

Nous sommes dans une époque où
l'esthétique tumultueusement la flamme
de l'hérésie; - mais elle s'est ravivée
le culte des héros - mais cette flamme

Fou Non-Sin

fait quelques-uns de sauvages incendies ; et il
importe de définir exactement le "héros"

En notre temps, d'épreuves et de
combats pour tous les peuples, il ne
suffit pas d'être grand pour son orgueil et
pour sa gloire ; il faut l'être pour le service
de la communauté. Le plus grand chef
est le plus grand serviteur de son peuple,
le serviteur de l'humanité.

Il y a eu, furent et sont Sun-yat-sen,
Lénine, et Gandhi. Et parmi ceux, dont
le génie s'exerce, non par l'action, mais
par la pensée et par l'art, - ainsi furent
Beethoven et Tolstoy.

C'est ce haut sens social,
cette humanité profonde, qu'il faut
réveiller, - aussi bien dans l'art que dans l'action.

— Quant à la question 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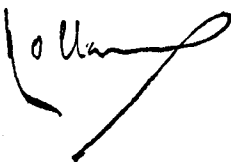
Elle les écraserait. Ou, un jour ou l'autre, pris de peur, ils le trahiraient. Il faut d'abord connaître ses forces.

— Il restera à examiner, au point de vue de l'action politique, quelles conditions sont la plus propres à la réussite d'un tel plan. Elles le sont le plus, — certainement, — dans l'Inde, où des millions d'hommes sont pénétrés, depuis des siècles, de la doctrine de l'Ahimsa (non-violence), où ils ont trouvé en Gandhi un chef unique, par son génie d'organisation, par la lucidité de son esprit où s'équilibrent le sens pratique et la foi; et par l'ascendant qu'il exerce sur les masses de son pays. La grande expérience qu'il a entreprise sera donc décisive, pour le monde entier. Elle est la plus puissante digne qu'un héros

de l'âme et son peuple opposent à
l'ère de violence qui est amassée. Si
la digue craque, il est à craindre que
la violence recouvre tout, pour un temps.
Et les plus sages des hommes d'action
ne peuvent plus que s'efforcer de la
diriger, - sans l'empêcher. Il n'y aura
plus de refuge contre elle que dans
les profondeurs de l'esprit.

Mais patience ! L'ère des
tempêtes passera aussi. Et reviendra
"pacifique" ... Avec ou sans violence,
la genre humain s'achève à l'unité.

Bien cordialement à vous

Lomaxi 

P.S. Il y a quelque dix ans, un ami
chinois, Kin-yu-yu, avait commencé à
publier en Chine les premiers volumes de
mon Jean-Christophe. Il était venu en
France; il y était tombé gravement malade
et il avait dû retourner en Chine. Je n'ai plus
eu de lui aucune nouvelle. Savez-vous ce
qu'il est devenu?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但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去年出版了丛书第一批，计20种；以后将逐年增补，以期在若干年后，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完整系列。由于现系采用原译本排印，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今后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3年

目 录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1
原序.....	3
提要	
“最近消失的光明”	4
我的童年	6
高加索纪事	11
哥萨克	15
塞白斯多堡纪事	17
三个死者	24
夫妇的幸福	29
战争与和平	37
安娜小史	39
忏悔录与宗教狂乱	54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	62
艺术批评	71
通俗故事	82
黑暗之力	85
伊凡·伊列区之死	88
克莱采朔拿大	89
复活	94
托尔斯泰之社会思想	99
“他的面目确定了”	110
“战斗告终了”	121
托尔斯泰遗著论.....	130

亚洲对托尔斯泰底回响.....	137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	151
托尔斯泰著作年表.....	155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论无抵抗主义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译拙著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当今之世，英雄主义之光威复炽，英雄崇拜亦复与之俱盛。惟此光威有时能酿巨灾；故最要莫如将“英雄”二字下一确切之界说。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已。吾人在艺术与行动上所应唤醒者，盖亦此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耳。

至“无抵抗主义”之问题，所涉太广太繁，非短筒可尽。愚尝于论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论列，散见于拙著《甘地传》，《青年印度》及《甘地自传》之法文版引言。

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绝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剧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其次，吾人必须晓喻大众；此种态度非有极痛苦之牺牲不为功；且为牺牲自己及其所亲的整个的牺牲；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施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半世纪来，在革命与战乱之中，人类早已养成一副铁石心肠矣。即令“非武力的

拒绝”或有战胜之日，亦尚须数代人民之牺牲以换取之，此牺牲乃胜利之必须代价也。

由是可见，若非赖有强毅不拔之信心与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动的利害观念之性格），决不能具有担受此等牺牲之能力。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无此信念，则于此等功业，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实为首要。

今请在政治运动之观点上言，则使此等计划得以成功者，果为何种情势乎？此情势自必首推印度。彼国人民之濡染无抵抗主义也既已数千年，今又得一甘地为其独一无二之领袖；此其组织天才，平衡实利与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对于国内大多数民众之权威有以致之。彼所收获者将为确切不易之经验，不独于印度为然，即于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经验不啻为一心灵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强暴时代所筑之最坚固之堤岸。万一堤岸崩溃，则恐若干时内，强暴将掩有天下。而行动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挥强暴而莫之能御矣。当斯时也，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惟有忍耐已耳！狂风暴雨之时代终有消逝之日……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

瑞士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原 序

这第十一版底印行适逢托尔斯泰百年诞辰底时节，因此，本书底内容稍有修改。其中增入自一九一〇年起刊布的托氏通信。作者又加入整整的一章，述及托尔斯泰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回教国底思想家底关系，他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又录入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一封信底全文，他在其中发表无抵抗斗争底整个计划，为甘地在以后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作用的。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八年八月

—

俄罗斯底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在十九世纪終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底心魂。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对于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

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底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干年之后，俄罗斯艺术底美妙的花朵突然于法兰西土地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基译本在一切书店中同时发刊，而且是争先恐后般的速度与狂热。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间，在巴黎印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童年与少年》，《波里哥加》，《伊凡·伊列区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星期中，我们眼前发现了含有整个的伟大的的人生底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簇新的世界底作品。

那时我初入高师。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意见上是极不相同的。在我们的小团体中，有讥讽的与现实主义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有热烈地追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舒亚莱(Suaris)，有古典传统底忠实信徒，有斯当达派与华格耐派，有无神论者与神秘主义者，掀起多少辩论，发生多少齟齬；但在几个月之中，爱慕托尔斯泰的情操使我们完全一致了。各人以

各不相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对于我们全体又是人生底一个启示，开向广大的宇宙底一扇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外省，从欧罗巴边陲传来的巨声，唤起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乡尼佛纳（Nivernais），我听见一个素来不注意艺术，对于什么也不关心的中产者，居然非常感动地谈着《伊凡·伊列区之死》。

我们的著名批评家曾有一种论见，说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是汲取于我们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维克多·器俄。不必说乔治·桑对于托尔斯泰的影响说之不伦，托尔斯泰是决不能忍受乔治·桑底思想的，也不必否认卢梭与斯当达（Stendhal）对于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总之不把他的伟大与魅力认为是由于他的思想而加以怀疑，是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只是最狭隘的。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底特征，在于他的生命底气息。

不论托尔斯泰底思想是否受过影响——这我们在以后可以看到——欧罗巴可从没听到像他那种声音。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听到这心魂底音乐时所感到的情绪底激动呢？——而这声音我们已企待得那么长久，我们的需要已那么急切。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操上并无什么作用。我们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样，只在读过了托尔斯泰底作品之后才认识特·伏葛（de Vogué）著的《俄国小说论》；他的赞美比起我们的钦佩来已经逊色多了。因为特·伏葛特别以文学家底态度批判。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底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底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与死底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底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底谎

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底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底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底眩惑。

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之于当时：是我们的力强、弱点、希望、与恐怖底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把这颗反映着全宇宙的复杂心魂纳入狭隘的宗教的与政治的范畴；我们不愿效法人们，学着浦尔越(Paul Bourget)于托尔斯泰逝世之后，以各人的党派观念去批评他。仿佛我们的朋党一旦竟能成为天才底度衡那样：……托尔斯泰是否和我同一党派，于我又有何干？在呼吸他们的气息与沐浴他们的光华之时，我会顾忌到但丁与莎士比亚是属于何党何派的么？

我们绝对不像今日底批评家般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连。

二

我们往昔不加解释而由本能来感到的，今日当由我们的理智来证实了。现在，当这长久的生命达到了终点，展露在大家眼前，没有隐蔽，在思想底国土中成为光明的太阳之时，我们能够这样做了。第一使我们惊异的，是这长久的生命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虽然人家曾想这用藩篱把它随处分隔，——虽然托尔斯泰自己因为富于热情之故，往往在他相信，在他爱的时候，以为是他第一次相信，第一次爱，而认为这才是他的生命底开始。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转变，同样的争斗，曾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他的思想底统